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六一”国际儿童节来到了！作为教育者，我们能给孩子什么呢？儿童常被称为“幼苗”、“蓓蕾”，他们的成长离不开雨露和阳光。教育者的科学引领和评价，就是儿童健康成长的阳光雨露。

评价最能体现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艺术。然而曾几何时，“乖”、“听话”、“不调皮捣蛋”……往往是成人对儿童司空见惯的“褒奖”。至于这样的评价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如何，科学性如何，则不去理会。幼儿教育是一项科学性很强的工作，这更多体现在幼儿教育评价上。幼儿教育的新发展呼唤幼儿教育评价的变革。

对司空见惯的事物进行质疑需要勇气，改变司空见惯的教育行为需要智慧。该文的作者是一位教育研究者。可贵的是，作者以自己的研究专长和理论视角，投身幼儿教育实践“园地”，审视幼儿教育评价方面惯常做法的合理性，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探索幼儿教育评价方式的变革

——小红花的革命

● 张向葵

自2007年9月我到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学园做园长以来，我发现小朋友的脸上和身上经常被贴上一些小红花、小卡通贴饰（本文将这类小奖品统称为“小红花”）。孩子们非常喜欢它，家长也很重视它。如果孩子在学校生活了一天，一朵小红花都没得到，不仅自己会感到沮丧，家长也会认为孩子“表现不好”。

那么，小红花代表什么意义呢？为什么家长和孩子都对它如此偏爱？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对全园幼儿教师和孩子们进行了调查。

从教师的回答中得知，小红花这类奖品代表的是教师对孩子的教育评价。即得到小红花的孩子，就是听话的好孩子；而没有得到小红花的孩子就是不太听话的孩子。于是，小红花在孩子和家长心目中就成了好孩子的象征，成了孩子每日表现好坏的重要标志，为此受到了“密切关注”。很多

家长甚至因为自己的孩子没有得到小红花而与老师发生矛盾，责备老师不够公正……可见，这种早已被人们接受并且经常使用的教育评价方式，尽管存在着某些问题，但却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

我问孩子们：“你知道你身上的小红花是什么意思吗？”他们仰着小脑袋很自信地说：“我表现好！”我又问：“你什么地方表现好啊？”孩子不好意思地说：“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表现好，反正老师说我是听话的好孩子。”孩子稚嫩的话语说明，他们并不真正理解小红花的具体含义。

为了弄清楚孩子们到底懂不懂得小红花的评价意义，我又对多所幼儿园的500多名幼儿进行了调查，得到小红花的孩子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几乎是一样的：“我是好孩子，老师喜欢我。”而问及没有得到小红花的孩子：“你们为什么没有得到小红花呢？”有的孩子说：“我表现不好，不听老师话，

不遵守纪律，老师不喜欢我。”还有的孩子说：“我做游戏时淘气，与小朋友说话，老师不高兴。”如此等等。由此可见，孩子们对小红花的判断是缺乏明确而稳定的评价标准的，对其意义的理解是模糊而笼统的，而这一点正是引发我对该问题关注和思考的切入点。

“小红花”奖励作为一种评价方式可追溯到行为主义理论。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鼻祖华生曾强调，人的行为就是刺激与反应之间的连结。当孩子表现出一种积极的行为时，马上就给孩子一个正性强化物（如小红花之类）来强化出现的行为，这样就会巩固这个行为。相反，如果孩子的行为是消极的，就给另一种负性强化物，即批评或不给小红花之类，其目的是促使不良行为消退。但这种在行为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幼儿评价方式是否有些机械与刻板？是否缺少对幼儿行为的有意



指导？是否因为它长期被使用就合理了？

实际上，行为主义理论下的小红花评价方式属于一种“二元论”，是非此即彼的教育评价方式：要么好，要么坏。对幼儿来说，这种评价方式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绝对化，二是抽象化。就绝对化而言，它很容易使孩子的自我评价僵化抑或极端，即当某种表现好时就是全好（好孩子），某种表现不好时就是全不好（坏孩子）。这种不准确的好或坏的概念在儿童早期一旦形成，就很容易给孩子的思维带来凝固、刻板及僵化等不良影响。而且这种不良影响会波及到他们以后的学习及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乃至影响到他们一生对自我的正确认识、积极评价与完整人格的形成。比如现在有些大学生，当他们找工作受到挫折时，对自己评价就比较极端，有的认为自己就是个“丑小鸭”，有的认为自己是个“低能儿”，等等。这样评价自己的大学生很容易出现自我效能感下降、自卑感增强、无助感上升等不良心理现象，严重者会出现抑郁或自杀等问题。追溯这些大学生的自我评价方式，不能不说与他们从幼年时受到的“要么好、要么坏”的教育评价有关。

美国心理学家库利指出，人对自我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判断、评价实现的。教师是儿童自我评价的一面镜子，幼儿教师更是孩子们自我评价的镜子。幼儿自我意识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外控性，即成人（包括教师与家长等）对孩子的评价具有绝对权威性。正因为如此，教师们对孩子的评价就要更准确，让他们理解，不出现偏差。如果出现偏差，就容易使他们变得片面、极端。又因

为儿童早期的思维本来就具有“全”或“无”的特点，对人和事物的评价容易出现绝对化倾向。如果我们的教育再不给他们从多角度看问题、思考问题的指导，他们就更容易对自我评价绝对化，要么好，要么坏。经常认为自己好的孩子容易养成自高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格特点，而经常认为自己是坏孩子的则容易形成自信心不足、不被喜欢和接纳等人格特点。这两种极端的人格特点都不利于儿童将来发展成为积极、健康、向上的人。

就抽象化而言，这种评价不符合孩子们的思维特点，它过于抽象与含糊。有人会问：小红花既为孩子喜欢，也为孩子熟悉，怎么会抽象呢？从形式上说，小红花是具体的、形象的，容易被孩子接受；但从小红花所代表的意义来说，是抽象的，很难被孩子理解、明白，更不容易起到真实评价的作用。比如，孩子得到小红花就意味着做得“好”、表现得“好”，没得到就是表现“不好”。也就是说，幼儿对得与不得小红花的理解仅仅在于“好”与“不好”之分。那么，孩子能理解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吗？能知道究竟是哪些方面表现好，哪些方面表现不好吗？如果孩子对这种评价（包括表扬与批评）的内在含义都模糊不清，那么我们的教育反馈还有什么意义与价值呢？如果孩子连对事物的抽象能力都没有，怎么让他们产生关于道德的“好”与“坏”的判断呢？

我在美国考察基础教育时发现，一些幼儿教师表扬孩子某事做得好时，不是奖励小红花，而是奖励一个机会、一个拥抱、一句具体的表扬，比如，“你真是老师的小帮手，能收拾好玩具”，等等。当孩子得到他们所能理解

的表扬时，就会知道下次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尽管美国幼儿园的孩子们也存在缺点，但都很自信，有个性。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评价方式既注重具体与真实，也能被孩子理解与接受。

面对我国幼儿教育评价方式的弊端，我们能不能在新时代下给“小红花”评价赋予新的内涵？找到一种新的评价方法来取代“小红花”？

科学地说，任何评价方式都要符合儿童的年龄特点。在幼儿阶段，孩子的特点是感觉先于思维，这是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对儿童教育的主张。正如他在《爱弥儿》中提到的：“在我们身上首先成熟的官能是感觉，因此，首先应该锻炼的是感官……要通过它们学习正确的判断，学会怎样去感受，因为他们（孩子）只有经过学习之后，才懂得应该怎样摸、怎样看和怎样听……”虽然这个主张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但时至今日依然适用。此外，认知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也指出，学前阶段的儿童处于感知运动阶段和前运算阶段。这两个阶段的儿童，其思维具有明显的动作性与形象性，一方面通过感知运动图式与外界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表现出符号性特征，能够通过表象来表征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因此，根据卢梭与皮亚杰对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的论述，我们对孩子的评价，一方面要充分调动与发挥他们的感官和动作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选取生动活泼的、形象的对象作为评价载体。为此，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探索，采用两种新的评价方案来代替“小红花”评价方式。

第一种评价方式：选择孩子最熟悉、最喜欢的具体形象，如孙悟空、机器猫等。



以孙悟空为例，教师为每个孩子准备一本活页的《自我成长评价手册》(以下简称《手册》)，放在孩子能够方便取用的地方。根据孩子年龄特点，该《手册》分3~4岁组与5~6岁组两种。第一种是单纯的“孙悟空头像”，第二种是一个惟妙惟肖的“完整孙悟空形象”。《手册》以周为单元，即一周5天每天一页，每一页上印有或是“孙悟空头像”，或是“完整孙悟空形象”；连续4周，共20页。

《手册》使用的具体方式是：“头像孙悟空”的五官和“完整孙悟空”的五官、手脚都用虚线勾画出来。孩子们在某方面表现好，就让他们自己在相应虚线部分涂上颜色。如孩子学会用眼睛观察事物，就让孩子用彩笔填上眼睛；当孩子学会用耳朵听课，就让孩子填上双耳；当孩子学会用鼻子分辨气味，就让孩子填上鼻子；当孩子学会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就让孩子填上嘴。把孙悟空的躯干和四肢也勾勒出轮廓，如孩子的手工做得认真又精美，或会帮助老师动手整理玩具等，就给孙悟空的双臂和双手涂上绿色；在体育课的赛跑中跑得又快又稳，就给孙悟空的两条腿涂上黄色；在做操或跳舞时动作舒展又优美，就给孙悟空的整个身体涂上孩子们自己喜欢的颜色……

一天结束后，老师帮助孩子查看他们《手册》上的孙悟空是否完整。如果有些孩子没有得到孙悟空的眼睛，老师就会告诉他们其中的道理：孙悟空不是没有眼睛，而是你们还不会用眼睛仔细地观察事物。所以，你们就没有得到眼睛，那明天你们就要学会用眼睛观察事物；当你们学会了观察，就得到了孙悟空的大眼睛。以此类推，孩子们在涂涂画画孙悟空的过程中学会了了解与

认识自己的各种能力。一周结束后，教师对每个孩子的评价《手册》进行逐一综合分析与评价，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家长，让家长帮助孩子提高某些能力。同时，在下周评价中，教师要有意识地根据上周孩子们的表现，对不同能力的孩子进行具体的帮助与指导。每月结束后，教师根据孩子4周的变化作出个性化的全面总结与建议，最后画出发展变化曲线。采用这种评价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不仅让孩子们真正地明白了他们究竟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也让孩子们懂得了能力是如何获得的，不足之处要如何克服，让家长们客观地了解自己孩子自我成长的心理过程，更让教师有针对性地对因人因问题实施教育与引导。

第二种评价方式：把孙悟空换成孩子们喜欢的卡通形象的男孩和女孩。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和自己性别对应的卡通形象，具体使用方法和步骤与第一种方法一样。但它是第一种方法的升华，即这种评价方式更注重孩子的自我投射。自我投射是将自己的内在心理外在化，也就是以己度人。儿童通过建立自己行为表现的评价与卡通形象的联系，也将自己的内在心理品质投射到外部的卡通人物身上。自己的卡通人物不完整，那么自己的形象也就是不完整的。为了优化卡通形象，儿童必须通过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来实现这种优化。首先，孩子必须坚持已有的良好行为，才能保证原有形象上的已有“器官”或身体上的“色彩”；接下来，孩子们必须根据卡通形象上的“空缺”，改正自己的不良行为进而发展合理的行为方式，填补这种“空缺”。外在的“空缺”填补也正是儿童

行为塑造过程的一种自我投射。

由于这些卡通形象更容易被孩子们喜欢与接受，所以当孩子们将自己当成具有个性的孙悟空画起来时，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评价就更加具体、明确了。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以往“小红花”评价方法的种种弊端。在教育实践中，如果这种评价方式能够长期使用下去，孩子们就逐渐通过了解自己身体各部分器官运用得好坏来评价自己的动作、习惯、认识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孩子能依据对自己的评价的真实结果来时时调整与改进各部分的心理功能，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格和良好的自我意识。

自我意识是人类进化的突破性成果，是人社会化过程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之一，更是衡量人格完善与心理健康的核心尺度。当德尔菲神庙刻下“人，认识你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自我认识的路上，我们还有漫长的征程。我们用绘画人物的方法来培养孩子认识自己的能力，是一种符合幼儿个体心理健康、完整人格与身心和谐发展的方法。这种方法让孩子在日常生活与游戏中，潜移默化地通过评价自己的感官来学会具体地、清楚地、客观地、全面地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与改善自我。作为一种教育过程，孩子们对自己的认识随着发展会出现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成熟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孩子们实现由认识身体自我、物质自我发展到了解心理自我与精神自我的一个过程，更是他们社会性发展由起步到发展再到走向成熟的过程。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学园园长)

(责任编辑 任国平)